山齋客譚

山齋客譚序

景子亭北余石交也倜儻負奇不諧於俗工詩古文下筆千言立就意有所不可雖繁馬千駟弗視也性頗好客客有善談詼諧者一語相合即傾肝吐膽不肎背負嘗與人抵掌論天下事直攄所見無囁嚅滇涊之態以故不能降志於富貴之人簞瓢屢空晏如也又好菊種之盈畝花時觀者日數千人景子徜徉其中呼朋好酌酒欣賞歲以爲常故自號菊公云今老矣不能復種然人之藝菊者必以菊公爲最菊公幼失所怙豪俠自喜家中落壯歲折節讀書著述頗富嘗輯所聞奇事彙爲一册曰山齋客譚余受而卒業焉曰嗟乎宇宙之間何所

不有古今志怪者多矣彼淺見寡聞拘牽執滯者所謂夏蟲不可語冰也余故樂爲之序且志其平生如此

時

康熙丙申七月朔日楮下老人王建章題於讀書之尋樂處

山齋客譚序

余嘗測覽山海經博物志路史諸書而歎宇宙間不恆有之事何其種種也使必泥經據史彼古之君子豈好勞乎識非通人之篤論也且夫日月之盈虧風雲之變化郎一時莫可推測況邈邈千百年後而必欲於塵區蟻穴中爭我說之不誣摘他人之詞爲烏有豈情也哉不觀夫莊周之言乎其所引鯤鵬蝴蝶之屬要非無自故學者重之至今與經史並垂不朽苟必如膠柱之見則付之祝融氏久矣吾友景子菊公識見超卓氣度豪邁不屑與流俗競短長者家最貧事母最孝待友生最真摯更長於詩古文詞皆有所本故余三十年樂與之交

也家居臨安余嘗造訪之見其割鮮奉母而待余則清酒一壺蔬食一豆極談笑之樂嗟乎余媿非郭林宗而菊公之操方之茅季偉列難乎其爲軒輊者矣去年冬晝扁舟冒雪過余溪上余留之話舊三四日夕多學問肝膈之言即酒酣諧謔未嘗不可廣見聞而益心智者余心疑之意其雖靜處一室之中必神遊乎六合之外與造化同其流行而非拘牽常算之士所能窺其淺深者也臨行出其所輯異聞一卷名曰山齋客譚覽之可喜其中舉多善惡孝義事寓春秋法於勸懲哉因恍然菊公襟懷之高其來有自他不具論即所載余氏仙賜言一事世之人多以爲荒誕莫可信者而茲切切焉書

之則其博洽之志雖之張華葛洪之列與山海諸書竝傳豈欲多讓乎哉壬申三月客清溪聞菊公將遠遊風雨挑燈作此序以寄

海陽弟吳畊拜題

山齋客譚自序

齊諧山海搜神述異諸藉嘗志怪已每當再讀腐夫佩服典型寔子所不語或玫習力倦聊藉爽神方余僻居東城蕭齋客稀擇屋之際時聆非有偶說其新異輒復志之當盛夏苦炎竹爐茗熟試於松陰石牀展卷一覽能令黑甜魔退避三舍涼風吹衣不知頭上有紅輪也事多客述故命曰客譚云

康熙丙申五月既望菊公景星杓識於東城山齋

山齋客譚目錄

卷四

卷五

卷八

山齋客譚目錄

山齋客譚卷一

菊公景星杓識

龍 八則

處州松川民結伴入山采楊梅中道隱隱聞雷聲異之未幾轉入深谷忽見一龍垂身于枯松之上以首隱枝而臥鼻間涎如蟹沫可斛許推積吻間雷聲其鼾也睡正熟蠅蚋叢集微風入林吻沫飄散如霧映日成五色光龍首絕似牛甲作蒼黑色如鱗鯉然林外雲氣環薄僅見半體云

又

蜀監官嘗舟行見五龍戲于雲中各占一梳

色

爛然斜日映雲鱗[illegible]輪伏眞異觀云

又

蚤每動時隨任外太父凌虛公于天台時見一龍首陸雲大如五斗斛其頸若劍截者

又

故明崇禎歲江右吉水人有賣藥于吳閭者手紅匣一枚中藏枯草一本草間蟠一龍可半尺許作淡黃色丹吻黑睛蒼鬐翠鬣雖雕鏤有不及者不知何自得也

又

順治甲申六月十一日將暮空中霞彩忽成龍形金色晃耀鱗甲燦然杭民聚觀盈萬寔焉爲

皇清開運之祥云

又

康熙乙巳杭郡北關舐僧朱御亭家龍降于廳事之東柱下其身大于斛盤旋曲屈俯塞半屋甲如蛇而方張很不常邑正青日每吸水四五石家人駭愕遠邇聚觀可月餘一夕風雨龍乃從東牖徐出升氣飛去

又

吾友蕭山孝廉毛兹曉嘗為余言其縣四人共一米航將行販于遠所值大風雨龍起其航被龍持升入雲乃墜於四川成都城中小河莖識項也浙米貴而蜀米賤四人者至求乞而歸

又

海鹽邊海爲治康熙初年大旱數月不雨一日大風震雷疾雨田中發水尺餘一龍乘勢隨水將入于海中道風息雲散田中水竭膠不得去竟槁于道

虎 八則

一虎白日入人垣內銜一大豕將踰垣出一躍而身與豕岐于垣閒虎外而豕內牙入豕深堅不得脫四足既空不能爲力衆因斃之

又

景寧山中一虎面白無尾至今爲暴先是景寧民夢人召催之壽寧其人向曉偕子行虎自叢薄中出遽銜其

子抓大鷲取腰鐮把虎尾挺落之虎負痛並傷其父

又

餘杭之山黑虎爲暴官督縣尉帥虞徒往捕之圍合虎中石越入林內獵人搜尋不得一卒大譁亟白尉其虎正臥尉座屏後尉驚絕衆捘救得免

菊公曰虎本與尉近尉自不覺耳

又

虞人于山中逐一虎虎窘甚忽破一壁入入人家其家是日方娶婦親戚畢集虎入一室驚震恐甚虎殊無暇旁顧乃急縱入樓中其樓新建甫具構而未施板足爲樓構所陷四腰下懸戚莫能展衆喜甚金梃並施因烹以

佐莚

汪楓山曰菊公小文亦必有法如此文以窘恐喜三甚曲作波甚妙

又

康熙戊辰秋七虎渡江而西三竺兩峰皆爲畏途十月錢塘禹杭各禽其一云

又

東越里正甲與乙均使宮糧官乃聯縶其臂比爲一日與乙中道遇虎銜乙項甲以同縶隨之行越山磵歷荊棘至嶺下止焉乃裂乙以食襪衣若紙碎骨有聲血肉狼藉甲恐伏不敢動須臾二雛至虎以舌舐肉與之二

雖爭弄人首稍遠忽疾風振林風中一乳虎窠下張口
向甲前虎作怒聲以身蔽甲不令食乃共食乙斷臂甲
乃得解洞洞劍蛇行虎終竟不顧乃緣大樹以息得免

又

浙東海厓有大樹初被風倒復榮其傾處平正可息十
許人每風日佳海中大黿身等方舟時踞其上下則山
趾矣一虎卒然而來以尻就厓摩擦尾端上拂黿吻黿
徐伸頸下銜虎尾而舉之虎足倒懸力脫不得奮怒而
啼海人乃羣斃虎因并黿獻于邑宰宰賞黿之功命懸
餓符于肩戒漁人不得取云

又

海壖小兒晾麥于沙中以斗覆首而臥虎來奔兒勢亟誤銜其斗兒則驚逸其牙深入箍鐵堅不得脫土人聚圍各持械漸逼虎恐憤交至數躍而死

虎怪 三則

太平縣有穴山之南極多虎怪有田婦患疾須醅治藥一兒僅七歲遺踰嶺買之既返嶺下遇一嫗向求醅兒不許固索之兒泣曰固不惜飲嫗毋將不救奈何嫗太息曰孝子也吾能舍汝矣前有二怪在未能舍汝也因與偕度嶺果有二嫗竝立曰側顧兒笑二嫗視前嫗又笑前嫗遽前謂曰此孝子也尚望均舍之二嫗乃改容拊兒背曰兒好歸遂化二虎相躍去

菊公曰以三虎視一兒不能飽也猶耽耽焉幾不免世有以絲粒之微至傷骨肉捐性命以爭者毋怪其然也憫其孝而免虎能知彝倫者也人也既不知孝至于利害之間未必能免夫孝子也此皆虎怪之罪人也

又

寧國郡諸山素多虎妖嘗變化食人有村婦方作粥門有老嫗求食婦入後舍取器還至則粥釜已罄婦驚異嫗謝曰幸蒙賜粥明當以二鷄酬耳是夜有虎決藩入噬其豕不食大嚼去至明粥之正得二鷄

又

徐州有老母年九十餘携與一幼孫同臥起孫嘗聞母夜食有聲詢之曰兒誤矣中夜安所得物耶不數夕又然孫聞之家人乃共密發簀求之皆人骨也於是大駭共縶禁之

虎穽

穽制如屋伐巨木爲之四周如柵穽前有門設機其間穽後又作一橫柵間穽爲二柵後柵差小納羊於中以誘之山人陰伏以俟虎聞羊聲即闖入穽門機發門闔虎不得出意猶不能釋羊也必舒掌度柵以搏之虎凡至則有風其中穽也則有聲山人俟聲羣集乃揚灰瞽其目而鑱殺之

海魚 四則

總戎某乘船風覆爲巨魚所吞覺處囊中然又目不見明體外熾熱如火知入魚腹乃引佩刀連刺之魚痛作嘔悶吐出之遂得浮木以活

菊公曰使總戎者能文必有遊魚腹記千古一題也

又

北海中有大魚焉名曰穴首首有二穴藏水無曼遇海舟則垂首下注舟沈人浮吸而吞之又有小鱗聚類千百曰仁魚能制穴首遇其礙舟則黨圍而噬之穴首乃遁故曰仁魚濱海之國皆禁漁者雖毫末之種不得食焉

又

海中有魚首亦有穴人購其首置舶中以伐代櫓鹹水注中味輒變淡舟人賴之

又

丁森伯居海鹽嘗為余言海漲時嘗泛一魚至城下其鬣過於女牆潮退沙阻魚不得去海濱爭臠割之肉盡梁梯以取叢猶及肋間耳次日海復漲其魚鼓鬣而去之

雷　七則

康熙甲戌錢塘門外三里許土名松木場中夏有荷鋤者六人避雨於艸内一童亦自途中遊避入艸須臾霹

靂起七人俱震死共一復甦爲新安姚在中子也

又

顧氏子乳名阿鱗暑月于樓中方理戶樞爲雷震死其弟在側亦驚絕見樓外空際天神甚衆皆貫甲胄或被紳見一神猙惡以繩縶其兄闌覓者訊畢一叟巾服侍側神指曰此人云何叟曰其弟也神曰非與若事可放還其人遂甦康熙初年

又

康熙戊午錢塘縣役工爲雷殛死其鄰家有戶通于役家雷乃穿戶入烟火蓬勃團若車輪其鄰人方抱一嬰兒戲雷適從兒首飛越前庭而兒殊不傷既殛乃從對

門屋柱緣而上爪跡入柱寸許爪所釣下木條若垂線然

又

康熙戊辰荷花池民婦事姑素不敬夏月天赤暗為雷神曳出昏臥中道夫在牀罔覺也鄰人譁聚夫乃引入自是恆若佯狂者每自詬曰吾不敬翁姑私造飲食故耳

又

沈某爲仁和里書居萬安橋西父子姦惡鄰有腐店婦與夫反目沈朵頤不遂其子率黨羣毆之婦憤又受傷乃服滷汁以死訟之官債倖漏網甫期歲霹靂震死其

子

又

漢軍福建尤溪縣陳千頃之父令大庾時方讌客雷雨作庭中一古樹震仆下有蟲似蟛蠌甚多皆長不盈尺亦無他異

又

郭君竿居大庾城外樓柱為雷所震自本至末劃一槽深三寸許惟一紅色小鼠死焉

乾隆丁酉二月十六日東里[illegible]

山齋客譚卷一

山齋客譚卷二

菊公景星杓識

神八則 附筠厓

張筠厓杭人能詩其伯父赤甫先生順治庚子嘗客于山左其舅氏沈公見夢曰吾今已爲此郡城隍神後二十年汝當代我至期乃相逢也至庚申期及後夢門列騶從甚衆一吏前請申昔歲之約先生于是遂卒或扣筠厓先生何德所致曰第伉直耳

菊公曰伉直者無僞之辭正則爲神又何疑焉

夏氏婦

筠厓年弱冠時因跌仆遂傷一足病三閱月不痊一夕

神語云此人數不當跛須爲治之語畢異香滿室恍惚
若有撫摩之者次日立起了無痛楚

又

新安鹺商汪仲英生時薄于內兄弟而據有其奴行止
頗不馴臨終見物命家人治祭具設二座於廳且曰吾
爲岳家所訟列二十四罪案者楊忠愍公也今遣吏至
不能延矣遂卒

又

爲程城隍祠云縣署不數武諸生管天章者任詐好訟
白日被二人召入城隍祠伏于階下微窺簾下神面黑
而嚴階前列獰卒阿傍執兵者甚衆神曰昨淮姚承菴

老先生牒冥以君行惡破其族六家請吾立殛汝妏汝數未終姑懲以謝姚宜亟悛也因命加杖管極聲呼痛道人輩驚出扶之以歸管因大悔曰吾初謾浪不意致是遂合家爲僧者爲程城隍神乃張睢陽公也

姚承菴先生故明嘉靖時爲人方正好學嘗疏註六經杭城石碎樹有羽翼六經之表旌先生也數子皆有父風一子爲御史云

又

湖州孝廉陳某宅延道衆齋醮將散亡失道服五事其黨宋二郎司鐘磬者也被疑供神禹以雪冤誣數日無驗憤置之闇中不數日宋荷鋤入田卒仆田畔遇獰鬼

數人捽之去因數其得罪天神帝命劉李二王錄君今檄土司訊狀也既至神訶曰冤即不白可辯何觸穢天神得罪耶宋告以失衣故神曰吾固已知之衣在石村解庠訪即得耳念汝田畯無知宜亟請父老祈釋冀獲免也宋遂甦因請鄉老十輩焚香詣廟并舁宋於牀以往既奠仍舁宋出未數武宋牀忽自退入宋見神責曰衆爲汝祈請拜伏良苦汝則安眠牀上汝第一眠而已初無所苦今陽病以慢神何也宋遂叩首不已乃釋

宋知入廟時有相識胥某亡已三十年猶繫于柱云

又

菊公杓歲十二夢一吏召入一處覩之吳山嶽廟右廊

奉冥王所也廓地本窄夢中大殿也有王者鐵面端冕坐于上餘惟冠吏巾者十餘人列侍左右王顧杓謂一吏曰取來付之吏入座後一室望之亦有吏人十數輩聚案若治文書者須臾前吏手捧經一卷又青荷葉裹紅燭二觔許至王謂杓曰此觀音經也汝宜誦此經然此燭燭盡當再來見吾語畢命出有表兄平仲甫已亡時在側乃挈杓手遂歸中道一跌而寤

又

方余既夢冥王授經寤而告之于先妣妣喜曰此兒素有善根故爾遂訪觀音經惟法華第七卷普門品屬佛述觀音顯化願力世稱所謂觀音經者贋作也雖蓄意

禮誦終以稚子疑再見之論而止康熙乙卯越十二年矣冬十月危病初起夢見二吏相召偕余由側戶入余聽事視之城隍祠也吏以一袍被余肩展視則一紫袈裟耳問謂吏誤耶吏笑曰第服此正不誤也旁人亦笑同前有父老百餘長跪向空喃喃皆誦大士名號余扣之曰不聞空中講觀音經耶余欲禮無所唯正衙空楹可屈天微雨沾溼旁有草一束乃引以藉之講畢衆散余乃徘徊殿廡至後堂遇神方錄事門右一石臺樹一旗風展不定惟見城隍字余乃聳身臺上視而獄囚縲絏出入甚衆又聞神召獄吏傳呼者相接余心動下臺既上甬道一官冠青紗幞頭赴衫角帶身及丈許黃面

大步而入余肩方及其腰將至門兩阿旁持兵以守夢中畏之亡表兄馬鵬九引余由左側小門而出焉則獨留門內極呼不出乃棄去道中景物似春初人家屋竹懸燈道右設一小案案前一道人方理課書一垂髮小童持水注硯中余扣途人曰鬼谷子也余自是日持禮普門品四十年矣

又

禾城杜尚書臻既卒其內姪某暴亡爲二卒引至陝右入一關神廟止某階下須臾主者出乃尚書也寒暄畢謂某曰有甲訟乙列君爲証天符勅余勘明故暫相屈証畢當即歸耳既審乃棄前生事不覺醒然直証其事

獄因乃屈得卒驅之以去弃入內敘家人禮因啟此閫神祠丈何以治此公神自在京師前門凡此皆流官署耳果然

又

平湖豸史陸稼書先生居里時白日一大舟泊其宇下一纓者升岸從者持刺入稟先生覺刺乃楊椒山忠愍公也肅衣出迎見公紗帽緋服猶明衣冠分座款茶忠愍飲吸如常乃曰久欽公廉直今已舉代為理故相迎耳致別升舟忽不見先生未幾遂卒

鬼 九則

范時英字偉男為江右上高令少時讀書杭之西山夜

月正明忽庭中有聲見一人冠道遙冠赭衣似帝主左
右扶二美人皆宮飾升于廳事之扶闌上瞻顧移時乃
去

又

范文留諱珠又字長公上蔡子也賢孝發憤讀書中道
殂喪當與内兄沈子與乘夕自東苑歸陰月之下前見
一燈青色光甚微既近乃見一物體不甚長髩髮垂耳
撮火於肩上行二子已被酒大呼逐之轉入桑林忽不
見

又

佐蒔觀北方氏坎地遇一脛骨長三尺餘鬼忽附奴語

云吾漢將軍久瘞于此何爲見凌於是奴大叫神殺我神殺我主人悔謝致牲虔禱乃掩其骨奴得不死

又

錢塘陸籍字子容少負異資好讀書經傳子史背誦如流邑令梁永植試童子以古文辭擅場列第一廪其貧捐俸爲之畫以買書晝夜讀患咯血又問友人假二十一史讀疾愈甚遂亡其師張泰亭祖望諱綱孫哭以詩曰荒園寂莫綠苔生腸斷當年陸士衡春鳥不知人已去棠梨樹上雨三聲其内兄某欲和不就夢子容曰子欲和未得邪予和已成爲君誦之誰向蓬門問死生諸公枉道駕車衡我遊泉路無他樂惟聽蕭蕭松柏聲某

以告秦亭乃流涕曰聲情悽鬱何其詩之神似子容也傳寫人間知者甚多王丹麓和曰一讀遺編百感生文章無價沒權衡鍾期去後知音少腸斷高山流水聲景星杓和曰薄命人(才)惜友生顏回一曲慟張衡不堪手錄情傷句酸惻微如薤露聲

又

許文煥仁和平安里人市賈也康熙乙亥春病篤心中有三人者出視之與已無二共攜文煥至一家時夜已半乃從門隙入見一婦坐堂中問若輩何自來耶三人曰我合生汝家者熟視哂曰故佳因復還至家一躍而寤由是每日必往其來往之道非復人間視天光淡黃

所踐地亦黃質軟如綿波紋屋室器物歷歷可記選則三人復入心中時二月下旬也既而三人憑文煥體捉筆書偈曰磔磔紅塵二十九一朝緣盡還分首從今踏破嶺頭雲更向菩提三妙當作訣走雲也有風也有一場笑話都成偶分付寡房好侍吾呵呵一笑先年叟文煥本不知書與文而字頗端楷見者異之是夜見其亡父云吾爲兒事費幾籌量前進牒青帝言汝敬習惜廢字合得延算今幸判准以牒示文煥上大書合延壽七月以蠹筆作一大圓書作行體甚妙向所往處終須一到乃攜以往文煥竟氣絕矣既至見門外十數人亦欲進其父排衆強挽之入至一籠所啓蓋納文煥于內覺四

闖如火欲出不能乃猛力一迸而出踉蹡出門遇一人視之卽前三人者頃一人頃又一人三人與之同歸至門仍蹶而踣盡已氣絕數刻矣其父取案頭殘茶一吸而去家人視殘已空文煥至丙戌猶存

又

馮瑣字瑤席明末生能詩年八十卒嘗言其友人施生少將從師習業於所知家園中有樓三楹南向中奉梓潼神西則生與二妙年昆季同處東與側則師與同學寢也居東者嘗嫉生與子都狎處不相悅各自為黨久矣一日訟兩處嚴二子為父召而歸施生淒淒獨處又素畏鬼積聞樓下有怪陰雨則出又不敢東黨以伴踟

躊躇無計乃飽注藥膏以備就寢展轉無寐流目帳外忽見一首自樓下出徐升板隙而上漸將全身乃一瘦鬼擊髮大眼血面傴體環行樓中不已生大懼心計毋逼吾寢猶可也念未畢鬼即趨就牀生大窘乃援枕擲之一擲而板震燈隱愈窘乃大惶呼盜殺東首猶未臥師弟持火驚救施生不顧直入師寢蒙被而臥衆察無盜唯一枕在地還扣生故語猶含顫徐言其故衆共揶揄大笑至曉東君爲遷其塾云

又　八太中後出異註不紀一點

昔有以屠兒之子爲子者及祀人適見祭筵上皆屠兒黨也余初未之信吾舍之東有金鼎臣者本農家無子

撫內姪長遂以為嗣既終歲餘有鄰人黃御天患瘧遂

經殯所因隨以歸曰求一飯耳無他冀也黃以久交且

素無怨對金曰知君今日祀祖少冀餘瀝不相害也黃

曰君有子何不告之曰吾弟無力脩祀吾子異姓不能

入也黃曰然則吾亦他姓君又能入也曰君第設于門

吾自外自能享之於是設祭於門且戲曰君既靈若是

能為我除病以謝主人乎金曰諾微覺有手撫摩而病

however, 據此異姓為子果無益也

又

都氏之子某常聘傅氏之女未婚而都子病狂二姓之

母皆棄也都媼度子終不差乃詣傅謂曰家世不幸吾

子分成廢疾母徒累若息無益盍謀改字乎苟得聘願以半給還可也女聞出拜媼曰母勞苦矣郎既病若是母何賴耶媼曰賴薄田數畝更歉歲多半年食耳食盡則日不給爲憂也母復宣前語女正色曰女無枉行旣聘而御不知者將謂何生不如死願歸母家相依以活食飲則兒素習女紅并夜而作亦可度矣兒今日願即行不然索我於黃泉也二母聞之皆喜又相抱大號慟媼歸遣輿以迎女不改妝而行青衫白裙楚楚女未至項都子具衣冠出欣謂母曰新婦將至母宜出俟之兒病瘳矣母驚詢兒何由知迎婦復狂語耶曰否兒方臥覩牀後有四鬼皆披髮醜惡出語兒曰吾輩無若無怨

也緣遭汝父枉獄故祟及嗣耳今傅女正大節操如此吾輩敬且畏其敢復爲禍乎遂不見故兒如醉初醒今無病矣語畢女至媪述其異共相駭歎聞之傅母擇日結褵焉傅女爲張儆公孫都生之父嘗爲縣主簿云

荊公曰都母本欲善全人女而反得媳傅女甘爲不字之孀而反得夫一點良心所收甚裕天理顯報在轉移之間誰謂無鬼神哉

又曰嗟乎物至於鬼其惡當無不至矣而猶懼正人如此今望若正人多爲鬼之所不爲何哉

又

爲鬼所憑曰吾輩冥道押使也豎秦檜魂赴酆都途經於此媪何以織水浣吾衣其家祈請再三始甦初問其押秦之故曰檜今後身爲金華一婦爲謀夫犯磔今決畢押還也又問宋距今已久何以始正罪乎曰檜賊擅主和議屠戮忠良天曹判決磔刑三十六斬刑三十二正。未已也又鄰人孫卜存言三十年前一少年方婚禮未畢亦爲押檜鬼所憑祭而得安溯致其年蓋方押往金華托生爲婦之時乎可謂異矣

章牧亭曰檜先已定剮而後使爲婦以實之則天曹數人殺夫矣爲乎可蘭公曰其姦夫本夫輩亦必不出檜妻與俊爲一流人毋慮也

山魈 三則

山魈如夔一足處郡閩界諸山皆有之魈居必有巢商販致牲祝利必倍否則大困稱神魈焉

又

處俗凡祀魈之家必不正葢由通其婦而致居魈于庋閣之上魈則密藏屋中其去來人不得而見也有所需第聞其語凡飲食輙饗之否則致怒棄去婿之喜則日以致富魈好淫其家亦有以誑之魈食物必令其家登籍按數致金無所茍凡食一雞誑曰二金如數致之葢魈不入市不審貴賤也

又

一

一魁于田間草室內臥人獲之并得其短杖黃袱各一以歸詢二物安所用邪曰吾被此袱能隱形植杖以躍即升峰頂故無如我也其人得此試爲之果驗乃肆爲妖淫山民相聚焚其人

二月十四日閲

山齋客譚卷二

山齋客譚卷三

菊公景星杓識

乩仙四則

康熙初季錢塘王氏失一兒家設乩壇叩之曰觀絲與來走丹少選有輿夫挈還備百文以勞可也未復大書柳遊人已而果然時余親見之

又

昔許旌陽真君飛昇嘗遺讖云吾自昇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當得弟子八百人皆爲地仙所謂龍沙聚會庚申歲也然至今無能測其人姓名者語谿黃九周烱先生諱周星故明進士性忠介穎悟絕倫仕至曹郎甲申

後卸杜門著書爲詩多悲憤之音更世亂篇章恆失于
寇器末年著有蔽咢集行世康熙辛酉失足墮水卒或
曰痛飲醉自沈也先是昔溪陸芳辰于庚戌歲請乩嘗
以八伯地仙之名扣之乩隨書七伯九十八字皆散雜
無文後請仙筆纘成文句乃示以一絕云八伯功成尋
共由周天星宿可識求九州烟水無人識不比庸庸一
世流末書尋共由可蓋詩中已括黃公姓名矣陸始不
悟至甲寅冬適與公同舟談頃偶爲公述其事公覽詩
喟曰此仙君欲余編緝成文耳若共由周星九烟非余
而何公遂取仙名纂爲七言長歌一章文義通妙不減
興嗣千文也辭長不錄按數八百闕二字者據乩示王

趙雨君已登仙籍故云

人

海陽吳睭守硏田別號蕉園寓嘉禾之雙谿卽黄九烟子婿也高蹈不仕清介有古廉士風睭有族尤吳聰字次謀性亦清謹能詩早卒康熙戊辰睭客江右宿村舍中値鄰有請乩者睭亦以扣之乩忽書曰吾弟客此耶扣之誰何曰汝兄聰也與予雅稱兄弟今仙凡隔矣復與子遇豈能無情予詩人也因感唐人劉得仁詩人中最屈之句用申其意以贈子須臾乩運如飛得五言近體一章復扣其所止曰時乘雲氣翱翔于江山風月閒耳其詩曰詩人中最屈蕉園硏田耕獨具蕭閒格無斷

月旦評交疏多解佩釜命便發奐才美袁時命莊驗共

不平

菊公曰詩人未有不得仙者蓋其生時塵俗之氣洗

滌淨盡故耳

又

康熙辛酉孝廉沈五泉於試前卜題於乩仙示以司馬

牛問仁全章及試果然主試翰林湯斌也知而問之沈

竇答以乩示歎以爲異蓋出題之時本擇熟爾何如旣

而心動遂更此題也

僞乩

浙東一倅勤好仙道遂有方士陽作呂仙乩語以弄之

期以明年中秋會于靈鷲洞中授以長生之藥倅心喜至期齋沐而至方士預飾一古貌者匿洞隱處誡以勿言倅偕方士同往既至止方士於外獨入遍尋始過一叟濯顏鶴髮危坐於巖石之上見倅把塵柄而笑倅以爲不世之遇稽顙若春泣述上年之約祈求金丹道者擲一物於地倅者膝行而取之向明而視乃青荷葉裹也啟裹一丹熠然倅復泣叩謝子久聞脩今願不遺愚蒙并賜救拔道者搖首倅復哀禱不已道者從擲一粒倅方稽顙背已失所在於是欣喜無量遂廣出金錢託方士建閣以奉仙像并厚贈方士大有獲焉既而古貌者以貧輕洩之於人人問所懷何藥邪曰肥兒丸也

人異 十一則

昔有一帥爲賊所禽乃絕其四支欵之歸不死人稱之曰東瓜將軍

莆公曰將在謀而不在勇將軍雖刖無害也古有智囊今可稱曰飯袋

又

仁和東街一絡絲婦三足一足附于左脛稍細

又

淮陰一嫈產兒陰如大夫有武林艮山門外土名下菩薩一兒方五歲勢亦如之

又

艮山門外焦家橋一兒可六歲能吹火筒作簫聲康熙

癸酉

又

聞之閩人故明成化時光澤縣一叟妻妾十一人共產百子叟卒分財其子少者欲從母分至形之訟牘官判曰妻有大小子無嫡庶爲照子分之

又

山陰蔣墅婦脅有毛髮者一婦滿頰生髭毿毿畏人杭人楊辰龟親目見之

又

西湖之濱一婦忽佯狂薙髮挽髻服男子衣冠不知者

覩男子無以異也日鬻於市舉兒仰之邑了不怍

又

金雞兜𩬊工巧無病出必作婦女妝多養髮作廣髻簪

釵雜飾爛然帶青縑雜華女袍襯文羅白袷吳綾湘水

裳無紫羅香囊行則習女子步不知者覩女子無以異

也

蜀公曰此正堪與生顙婦作配天造地設一對好夫

妻也

又

欽隆慶二年靜樂縣民李良雨素與白尚相恩好一日

爭於邸良雨忽變爲女形之直指奏牘此與淮安事絕

咲

又

江右南昌民家一女已受聘其父以無子日禱於大士前一日其女於中庭而溲父讓之女告母曰兒已非女何害乎母驗之果男子矣父母大駭令更男妝因感釋氏之靈僧懺以謝既而夫家以負婚訟于官邑令召乳媼驗實乃賜錢二十貫爲婚貲命以原聘還其夫家杭人彭瑞臣游其地親見其事云康熙丁亥

又

混同江之東千里有蟄人入冬舉室坏户而蟄

産異六則

康熙初年海寧民婦一產五男皆長五寸許多不育鄰婦孫氏見之

又

康熙辛亥錢塘民婦產一肉毬破之得小卵數十枚

又

硃僧洪氏婦產一蛇長三尺餘即殺之

又

山陰民有賈於杭者其婦歎誕怪初產一夜叉又產一白魚鱗又產一蛇

又

康熙壬申六月晦日杭之庆市山陰章姓產一怪虎齒

牛角猴猻雞趾似野又即瘞之

又

杭城望江門内雄𨱩觀東一翁年六十三婦已六十六矣懷妊九月腹巨如甕其夫疑爲病癥延醫視之果胎也其婦一生未常懷孕貌如四十許人

物異八則

明宋潞藩長齋事佛初好食鼈閽人得一最大者重五十觔王夜夢人謂曰此中有異不可食及明已烹矣剖之得普門像一軀

又

故老傳萬歷乙卯嚴州漁網一巨鼈重十八觔酒家易

之懸於空中夜作人語誡人行善主人怪而剖之腹中得一皮冠老人長五寸許未幾舉室暴殞

又

康熙甲子杭城産筍七尺

又

康熙辛未正月望錢塘門外城址下蝦蟆相聚積盈數里纍堆垣牆高可三尺不可勝計

又

甬東竹多作筍鹵俗呼毛筍每歲出巨筍一枚曰筍王必有二筍傍出差弱于王曰筍將其形必異於凡筍籜稍如錦帶長有尺餘出土即能辨之誤劉之不祥家必

有災

又

太湖之濱厥土肥沃蔬果美好蘆菔尤肥大歲每出一絕壯者形如栗囊重可五六十觔主人必賽神燕樂以慶之

又

故老言萬歷丙申八月江右南新二縣水涌凡池塘溝井皆自涌然案頭水中盂亦爾溢出少許

又

里人沈子餘於友人齋頭避雨欲閒坐偶見屋柱頂一蜈蚣長七寸許沿柱而下未至半柱駐而不行回視見

一守宮絕大自礎下出緣柱而上未至半柱亦不行二
蟲相距三尺許皆目相視不動衆客異之靜俟其變半
晌蜈蚣朴身穹戀俄復下墜於地守宮不顧竟歸礎穴
子欲以杖撥視惟一空殼耳殆守宮遙吸其髓耶物理

花異

錢塘顧商戴氏齋前榖樹長不數尺忽歎一花與木均
榮無異康熙戊辰秋

又

康熙庚午菊公家有菊名橙香毬者一本百花皆如毬
大花木橙色高頂四花獨變深紅為尤大俗傳花神著
印也

又

順治甲申金沙灘山民孫氏秋海棠發一花千葉大如牡丹丁卯亮覺苑寺傍張冊王宅秋海棠亦然

又

浙東遂昌縣署有藤本芙蓉高丈許每一花五蕊相簇傳說如此或似芙蓉當有本名未可知

又

康熙丁丑十月東苑氏家開牡丹一枝

又

東洋日木有紅繡毬又有藍者皆高三尺許叢生性如秋海棠畏日又有五月菊及中夏而花唯紅紫向三種

畜異 六則

包湜勿杭諸生讀書雲居僧舍一日天將曙聞觸戶聲啓視乃一老牛也屈膝向包叩首不已俄而屠者迹至蓋此畜今夕當宰也包之祖父皆戒官素禮雲棲蓮池師稟佛戒以貸乃爲贖錢償之歸之雲棲放生所

又

康熙癸未浙東農家牛產一麐通體似牛惟四膀有鱗甲甲隙生毛時値

又

唐蒼應杭諸生多才有名庠序康熙丁丑病卒見夢於家曰吾緣白蓮寺僧及王小姑事冥司罰變作豬在某

地腐翁家其家墳歸葬之

又

蘇州一生明於闕律爲冥王署爲判司生讀書僧寺與數友共處乃不時被召召則卒仆移時始甦中一友性佷佻陰禱於生乎更召時願挈我一遊生笑諾以卯見召從且不知胡能聽君以行耶友曰予不我挈吾有計矣一日侯仆絕乃投繯于臥所俄生反而友不甦家人知其事舉聞于生以爲左道殺人將訟之官生窘亦投繯入冥叩王王驚曰無事致君何事至耶生述其故王命訪之數青衣急足偕生行曰非徼至者不得入闕當於闕外求之耳因出闕高呼其名不得徘徊於道一市

飯鉅問故曰昨者有某役押豬犯七名出關過一書生尋訪判司一犯以金投之役易以徃矣得非即此人耶乃泚啓王王召押者訊狀得實謂生曰此予誤入崑山某家豬胎先生宜急還向做贖取擲死後自甦矣然到時始產候第七豬灰色者是也生既甦告衆以故衆夜來聚而候循數以行其灰状甦然自是誤中亦不召矣

又

康熙丙申夏單爵中峯豬豚有四豶其一甚異猴面象鼻聲亦似猴乃殺之

又

是年春間杭城產一豬全身無異前後人手足也

禿髮

無錫縣令陳某以明經選寧縣日夜被盜次子頭禿頗膽勇避盜壁後遇二盜至一持火一持兵陳卒巫荅無械乃跳足下平履奮力以擊持火者傷仆持兵者怒將捉其首而兵之因首禿無阻僅捉得一帽兵從虛過陳得逸去免於難

蛇

蛇爭戲來腑已盛至今不衰白露節後競出郭外晝夜采之沈子餘嘗采悉卒夜至一神廟暮月中忽遥見一大木植立道左沈訝此地本無木何以遽有行漸逼樹忽聞風雨聲卒起前木不見取火逆之唯見田禾盡偃

腥風逼人始悟為巨木蟒也土人云夜中不時遇之

神僉

余有別業在魏塘之斜塘鎮隷粥之祠於關神僉語以前三三與後三三然後共得四十二金先得三十三金後得九金正符僉語

灰作慈像

吏部侍郎阿彌禪家一兒出痘父母焚香致禱香灰作觀音像三日方顯又其家一婢忽于庭中火自身出自焚以死

二月十六日閱

山齋客譚卷三